



活欲死欲活

「我欲穿我的衫……」

「恁阿兄仔對院的敲電話來講阿媽欲討衫

敏仔佇擔頭佻宣仔 teh 講代誌：「kám 會是咱這 kú 傷過無閒？無去看伊？」敏仔按呢臭疑。毋 kú 宣的顧無閒伊擔頭整理的事工無應個阿母敏仔。

「的確是按呢？Hiannh 衫毋才看會著我…」敏仔按呢 ngauh 咧 ngauh 咧毋敢確定伊的想法。莫烏白想，烏鴉喙串講串著。無代誌！莫想 uì 遐去。

「阿母，」宣仔塗跤沖一半 khah 加：「你若袂放心你就院的閣行一 tsuā。」

敏仔聽宣仔按呢應了後：「毋囉！恁外媽予人趕出來十數年。我毋愛閣措這個責任。」講是按呢講。心早就飛 uì 院的去。

宣仔繼續沖擔頭塗跤準備收擔。敏仔猶是面仔憂憂，若像有啥代誌將伊的鼻目喙箍倚來。宣仔代誌嘛做 kah 七七八八，心早就毋知飛對 toh 去？

落尾宣仔代先開喙：「我那收，你共阿媽愛穿的衫款款咧。院的先去。我遮款好就趕過！」宣仔話猶未煞目箍都箍目屎袂牢。伊佻個阿母心內攏想講老大人 teh 辭塗矣。這擺應該是時陣到矣！只是毋敢嘛無想欲講出喙，向望佻頂回全款是人通報重耽去……

「姑丈，情況不對勁喔！你們可能要先準備一下。」吉仔一通電話 lóo 予個丈仔老芋仔。老芋仔聽著丈姆對養老院予人送急診了後電話拖咧拚：「三姊，老媽放棄插管…」老芋仔這通電話予敏仔佻宣仔驚 kah 袂顧得擔頭人客 tshah-tshah-tshah：「人觀世音菩薩有講，愛咱較注意今年交春的時。你看，出代誌矣！」擔頭的人客予這個暴憑來的歹代佻敏仔的哭聲驚著！

「歹勢，歹勢，」宣仔 ná 會失禮 ná 共收來的錢退予人客，bih 喙 bih 舌對人客講：「千拄千，今仔日厝內有代誌無法度閣賣。歹勢，予恁枵腹肚。」拄著這款代誌啥人願意。人客錢收咧就離開無刁難個。宣仔、敏仔擔頭袂顧得收兜兜狂狂趕對院的去。

「三姊……」老芋仔話未曾煞，敏仔就開始 phih-pheh 叫：「無伊是 teh 咒讖阿母緊轉去是毋？」佇急診室門口敏仔案內袂牢家己的情緒，喝 kah 救護車都愛讓伊過。袂輸欲將這十數年來的怨氣全部消散？

「老的、少年的攏全款，」這是堂仔嫂個新婦毋治的 māi-tsháinn：「毋知人 khînn 家的艱苦。電鍋用袂停，物件一 th̄ng 再 th̄ng。電火錢啥人欲出？」喙脣吊十七兩豬肉，翹翹翹。

逐間厝內的傳家佛經厚薄無相全。一人苦一項，苦項萬百款。若像捉生卵礮簽，沓沓滴滴，唸起來全代誌了了。

司公福仔聽個彼箍老柴耙哭呻，袂講得氣。明明淋白滾水煞園茶米茶，心狂火 toh：「攏 mài 食。Kàn 破恁祖公。」電鍋內當 teh 炊的豬跔箍予司公福仔摔 kah 斷節的豬跔蹄仔佇塗跔走若飛咧。

「恁莫冤，毋通因為我來害恁翁仔某起撞突。」堂仔嫂的聲是輕 kah-tshun 喘氣的氣絲，食了黃連 suah 著閣勸囡兒。

「你閣敢出聲？Tsiah 毋是因為你」，毋治喙 tshap-tshap-kap：「較早嫁來恁兜……」臭鹹粿餹 kah 彼寡行來看鬧熱的厝邊頭尾耳空聽 kah phak-phak-phak。逐家攏 tshi-bú-tshī-tshū。

司公福仔平常時仔佇媽祖宮專門替人排解人情大細項世事，這回個兜 tuè 人 teh 火燒厝？厝邊頭尾看著心適鼻著厝(趣)味了了：「想袂到這箍司公福仔家己都捐黃金甕仔，也敢替人看風水啊！」司公福仔擔一石米九斗 phànn。

司公福仔聽毋治這個不孝新婦的忤逆閣再加上庄內人的話摻薑搵醋，酸閣 hiam。伊是氣 kah：「免佇遐祛怨哭爸……」嚷的聲音愈來愈大聲。堂仔嫂毋知欲按怎收煞？雙跔一跪，面對著毋治：「我這世人 kám tsiah 歹命？」

「哎喲！夭壽喔。哪有大家咧跪新婦的？」

「堂仔嫂實在可憐，個堂仔早早予魚掠去，tsín 閣著予歹新婦苦毒……」

「毋治，一个查某人欲 khînn 彼陣遐大陣無簡單呢！」

恁大家實在辛苦，你毋通按呢！」厝邊頭尾人人看袂做 tsit。但是人兜的家內代嘛袂 tàng 加講，只有加減罔苦勸。只是這種新婦的作為日後庄內人人風聲：「三代無烘爐，四代無茶鈷嘛毋通揀毋治做某……」

「恁是知影一籮芋仔番薯？嫁來個張家，一陣遐大陣，我 kám 享受過？」

一 lia 麵線飼 kui 家口灶……」講來攏 hiàm 苦，句句鑿入堂仔嫂的心。

路不平。雖然無眾人 thún 嘛一定有人踏。佻司公福仔這家較有來去、較知代誌頭尾的天來仔看袂做，開喙 lé 司公福仔：「查埔团厝內代就愛有主張？Kám 講你是前人团？恁阿母的奶你毋捌軟過？」天來仔 lé kah 會出戲文，講司公福仔替咱香山開臺媽服務 tsiah 濟年，南北二路行透透煞毋捌做人的基本道理：「看戲愛知戲文內意；做人就愛知人情義理，」講煞目睷睷 uì 毋治：「毋通細漢毋生；大漢干焦顧 tsi！」

「恁這寡聞人會知影一籮 siâu」毋治袂堪予人話頭話尾正 khau 倒 lé：「我是欲吼無目屎，欲哭無路來。恁都毋知喔，嫁來個兜做新婦食水也著用箸夾！飯篙吊公鞦，鼎蓋水內洩。人是嫁翁傍翁勢，我嫁你司公福仔加夯枷。」講 kah 足大聲：「這 má 搬這齣的是存範欲創一頂大戲帽仔予我戴？」

這場司公福仔個兜簾簷跤的戲齣袂輸啞口相罵，也驚天也動地。天來仔家已暗想伊閣再按怎講也是外人，敲電話予堂仔嫂的第三查某团敏仔來處理較妥當。若無時到公親變事主，衰 siâu 三冬。

就按呢！一條遠遠遠的心酸路一行十數年。一直到堂仔嫂性命中的一个大危機發生……

「三姊，」老芋仔想盡辦法安搭起掠狂的敏仔，愛伊較冷靜咧。毋通佇病院門口按呢。歹看。

敏仔遠遠就看著吉仔 tshuā 個爸仔母仔來到病院門口。越頭刁持訕予老芋仔聽：「面底皮早就予人踏佇跤底，」堂仔嫂予人趕出來的時的見笑代通媽祖宮口人知。

母仔，咱來媽祖宮跋栳！我就毋信天也無照甲子？

這句話一直佇敏仔的耳空邊，香山媽做主。敏仔將個阿母 tshuā 離開毋治個兜：「破厝瓦毋驚掀予人看？」一去十數年無人問。

一臺救護車急狂駛來將敏仔恰伊的兄嫂隔開。敏仔也毋管個兄嫂聽有抑無：「臭尻 tshng 也驚人掩！臭頭爛耳也驚人掀龜仔蓋！」

據在敏仔佇急診室問口 heh kah 大細聲，司公福仔個翁仔某三步準二步行：「先來看阿母。」司公福仔的話語中摻著不安的情緒。顛倒是毋治面頂詭異的笑容予人感覺冷。冷 kah 加 thah 一領雞母皮。

「吉仔，這 má 按怎？」司公福仔問個後生。

療養院彼并敲電話來厝內，堂仔嫂佇新正的時感著風引起腹內五臟陷 kheh。這時已經送國泰病院急診。

自從舊年春分堂仔嫂 uì 宣仔厝內三樓跋落來了後，敏仔這十數年措的有孝債才略仔得著啟放的機會。但是若是會當選擇，伊甘願將這個措仔永遠措咧毋放。只是這種想法也成做伊日後予人犯嫌的藉口。

「這是咱香山媽有保庇，三樓頂跋落來排仔骨仔、腰脊骨一支都無斷，

這完全是我替咱香山媽服務信眾，替阮阿母粒積的功德。

我逐不時嘛將香山媽賜予我的功德迴向予阮阿母，無阮阿母食 kah 九十二歲哪會堪按呢摔？」出院的頭一工，司公福仔數想補搭十數年前，佇媽祖宮口彼場火燒厝，帶來庄內人對個這口灶的譬相。刁工愛救護車將堂仔嫂落佇媽祖宮口。三爿清香大 kah 強拄天。這是司公福仔限個後生吉仔，佇個阿媽出院的三工前就 tshuân 好的。這擺咱就將咱不孝的門風洗予清氣，重新得著庄內人的認同。

敏仔 tuè 佇軟床邊，聽個兄哥若像扮仙謝神心內暗 lé：人都已經按呢矣，你才佇遮放屁予神聽？

敏仔 tsit 久仔就棄揀家己的心念：母仔，若是因為按呢會當閣將一家人的感情箍倚來嘛算是安慰。

「大兄，」敏仔代先落軟想欲佢司公福仔交代一寡代誌：「母仔這 má 按呢，我遐實在無利便。」

你遮一位予 kiu，

啊若是三頓？

伊都食菜，我會 tshuân 來」講來堂仔嫂出來十數年，司公福仔毋捌一通電話，問看母仔是生是死，更加免講清口食菜的雜細項代。敏仔那交代司公福仔那閃伊：「這個困仔會發落，我嘛老矣，底時欲走毋知？你交代吉仔就好。」這是司公福仔 teh 挨推。其實個早就有主張。

「阿姑，阮老爸老母個決定欲送阿媽去療養院，遐較有人通顧，對阿媽來講嘛較好。你看，」吉仔指著堂仔嫂的尻 tshng：「咱袂曉顧，才幾工 niâ 尻 tshng 就爛二空。」

堂仔嫂透世人毋捌 tuà 外口，就算予毋治趕出來也是 tuè 著敏仔倚。這 kú 欲共伊送療養院伊欲哪會慣勢：「阿媽這 má 就像秤錘拖尾矣，恁閣有啥通冤的？」敏仔聽個兄哥按呢按算，目屎替個阿母 liàn 袂停：「彭祖也都行到不死洲矣，kám 講恁連門都毋予入去？」跤桶若漏閣較 gâu 的師傅嘛無效。箍袂倚來就是箍袂倚來。敏仔稀微的向望，到今也是一空烏 lang-lang。

雖然司公福仔這 má 倚的這間厝，是毋治的爸仔母仔留落來的。人講借死無借生，閣再講是家己的序大。司公福仔這齣洗個張家門風的戲齣，搬著眾人看破跤手。

敏仔個 kui 陣跟 tuè 入去急診室，看著堂仔嫂倒佇留觀室，聽吉仔向司公福仔講個阿媽這時的情形：「我是共醫生講阿媽 tsiah 老矣，毋通共插管，阿媽袂堪 tsit。」敏仔聽吉仔按呢講，才知伊拄仔佇急診室門口誤會吉仔，向望看個阿媽會較早死袂？老芋仔嘛才回想若像是伊聽了重耽去？毋 kú 這個毋治心內的畫算，食了佻濟米粉，伊彼个吊超過十七兩的翹喙脣掩炭袂牢。予人看現現。

「棺籃仔假燒金…」宣仔一句話 kauh 佇喙邊煞引起司公福仔的不滿：「你做人序細是 teh 講啥？毋驚雷公揣你算數？」司公福仔手奔 kuân 想欲共宣仔 kuat 落：「天頂天公地下毋舅公！無大無細，不上算。」宣仔想欲開喙應司公福仔，煞予個阿母敏仔阻擋：「免佢伊加話。樹頭無在閣驚樹枝歪！」

做人序大予序細仔洗面洗 uì 耳仔後。洗 kah tsiah 齊勻完全是家己做無正，才來予人歹風聲。毋治待佇留觀室門口，頭 siam 咧 siam 咧的模樣，若知伊的做人的人，攏知伊這 kha 籃仔全 tué 金。跤尾錢、接引四方金。心內向望堂仔嫂過氣的算盤 tiak kah 會出聲！人 teh 做眾人看，毋治做人不時興倒頭栽放屁，臭名沖天。

「斯當時我就共恁講阿母閣食有幾年？較艱苦咱奉待伊幾年仔，恁家己算，自跋倒到今病院咱行幾 tsuā？療養院一陣 hiah 大陣。Kám 顧會齊勻？不孝嘛愛較有站節咧，伊在生也免山珍也免海味。干焦食恁一粒豆 kám tsiah 困難？」敏仔起怨 tsheh，喙拄喙質問個兄嫂。

毋治這 kú 若像臭耳人醫生，專心 siam uì 病房內堂仔嫂的情形，無聽著敏仔哭呻伊的歹聽話。顛倒是吉仔替個媽媽抱不平：「阿姑，你按呢講哪著？」吉仔 uì 椅仔頂 peh 起來。行 uì 敏仔欲問看伊這句不孝，是不孝 tó 一國的代：「彼當時是你強強共阿媽 tshuā 走的，阮是無共阿媽趕。」吉仔那行那倚敏仔。宣仔看個表的雄 kài-kài 的模樣真 gê-siâu，出手將吉仔揸倒退：「袂見袂笑，kioh-siàu 若好咱來香山媽面頭前斬雞頭。當初是香山媽答應阮母仔將阿媽 tshuā 離開恁兜。這 má 煞來怪阮阿母佻恁相 tsinn 有孝阿媽？你毋驚你講的話予順風耳聽著？糞埽！」

「你罵 siâng 糞埽？香山媽 kám 有做主？」場面使人驚心，若像閣一句鑿著雙方的話，留觀室會成做個的戰場。

香山媽 kám 有替堂仔嫂的尾半世人出主意？彼日敏仔來到個兄厝裡看著堂仔嫂跪佇大廳，個兄嫂毋治彼支喙猶原無停睏 teh 餹陳年的臭酸粿。司公福仔予家己的薰屎箍牢咧：「阿兄，無彩你佇下寮庄做頭人。阿母雙趺跪佇大廳，你煞變做厝內的人頭？」眾人看敏仔行趺到了後漸漸散去。心內攏有一寡想法：原來人 teh 風聲司公福仔驚某做某奴是真的。而且閣某奴 kah tsiah 爾徹底。

司公福仔予家己的小妹按呢 khau 洗心內漲屎龜。薰踏化佇塗趺行出門。敏仔將個阿母牽起來。堂仔嫂跪傷久雙趺伸袂直嘛袂 tsih 力。倚佇邊仔的天來，過來鬥插堂仔嫂，坐佇椅條歇睏：「堂仔嬭，你遮歇睏。莫想遐濟。」

堂仔嫂坐無一 tiap 久仔，敏仔就將伊扶起來：「行！咱來揣香山媽做主。看香山媽會予咱啥交代？」拄仔外口落雨屑仔，這時的雨那來那大。敏仔袂顧 tsit 遐濟，顧著前就會交落後。殘殘做一個處理較規氣。

敏仔知影個兄哥替香山媽服務真濟年，這層代誌予香山媽來做公親上有理。

凡勢人無照天理？這款家庭倫理的死結，香山媽嘛照顧袂來。若無這時的吉仔，哪著佇遮恰人嚷 kah 紅光面赤：「香山媽主意啥？恁 kám 跋有栝？」

堂仔嫂嘛袂顧 tsit 雨來，tshan 咧 tshan 咧行來宮口。那行那唸：「食老歹失德，這種撇手肚予人看的代誌，也著媽祖婆做公親？僥倖！」

像堂仔嫂的話，這個死結就算拍開嘛是傷害！這款的結果，莫怪連媽祖婆都流目屎。敏仔手內的栝 tím 落塗跤。一个仆、一个煞待！開臺幾百年來毋捌看著的畫面！連媽祖婆都毋知欲按怎 tháu 開這個結。

「宣仔，宣仔…」留觀室傳來堂仔嫂的聲嗽：「宣仔你糜是煮好未？」堂仔嫂無聽著序細仔相嚷的聲？一精神就討欲食個孫宣仔的糜。

「先莫講這，」敏仔吩咐宣仔：「這 má 煮無利便。你去三角公園仔包一碗清糜來，通予我共恁阿媽飼。」這時的吉仔予護士叫去辦入院手續。敏仔入留觀室，共個阿母的手牽牢：「阿母，你會認 tsit 人袂？我 siâng 你知無？」堂仔嫂干焦 tím 頭無出聲應伊。司公福仔感覺嚨喉焦焦，共毋治交代幾句話，就行出急診大門軟薰。

這時的毋治，毛蠅的外表顛倒慢一領拍輸的相拍雞仔的面腔：欲死毋緊死、留咧食了米！

看來毋治是火燒罌察全無望矣！

堂仔嫂的手輕輕 lak 敏仔的手：「戇因仔，你功德攏做 uì 捌人遐去。」敏仔將堂仔嫂的手捏閣較 ân：「阿母你莫按呢講，你緊好起來閣予阮閣奉待幾年仔。」堂仔嫂無講話，面越向壁據在目屎流：戇因仔，阿母毋甘你啊。就算做天嘛袂中眾人意！人哪著 tsiah 爾窮分計較？恁阿爸早就倚佇門口等我。伊閣 tshoh 我傷軟泔，才會予新婦 peh 去頭殼頂 suân 尿。欲死也毋予我較早死咧！也著倒佇遮，聽恁這寡序細，挖見笑代予人聽。

「你袂曉講你欲食糜？若無，這寡漁行口的糞掃，也敢提來遮倒！看你上天按怎共祖先交代？」早早做你去，放我佇遮活欲死閣死袂去！欲活嘛無趣味。

「我彼个無緣的孫毋是有替咱做歌？叫伊閣替我做一條！按呢你有趣味無？我是無才調食 tsiah 久。無我佷你換，好啦！聽我喙，緊喝枵欲食糜。若無足著恁不孝毋治的心願，恁爸著替你閣 gīng 死一擺，你 kám 袂毋甘？」

「阿母，宣仔糜共你買來矣。我共你飼，」敏仔共個阿母的面覷轉來。看個阿母目屎流目屎滴：「阿母，你莫吼。來食糜。」敏仔那拭個阿母的目屎那想：阿母應該攏聽著矣。

「阿媽，我共你飼啦。食飽閣欲聽我唱歌予你聽 neh。」宣仔共糜接過手，一喙一喙 tauh-tauh 仔飼個阿媽。

「眠床毋著絞予懸較好飼。」敏仔那講那將眠床絞懸。

堂仔嫂無喙齒的喙 mauh 咧 mauh 咧，目屎暫時停睏。敏仔佷伊滾笑講彼套假喙齒，欲提來共合落去。按呢看起來毋知加佷嬌咧！人食過七十閣咧軟奶喙仔，老人困仔性。堂仔嫂予個這二个查某团佷孫弄 kah 會笑。

的確是反生！我看你閣佷团孫搶糧佷久？逐家為著堂仔嫂入院的代誌，無閒 kah 強欲裂褲跤。干焦毋治孤孤倚佇留觀室門口，繼續 tiak 伊的算盤。

閻羅愛人三更死，絕袂留人到五更。臨當時欲討衫穿，實在碗盤掉倒擔，去了了矣。

「喂！吉仔，這 má 啥物情形？阿媽哪會講欲 tih 衫？」「好料食袂落腹？閣 khah 食嘛 ám 糜仔，哪有啥好料。」「恁爸仔母仔 kám 去佇遐？」「彼日欲走的時，先生毋是講阿媽好好，嘛轉普通病房。哪會雄雄閣按呢？」「討衫了後就毋知人去矣？是按怎按呢？」「我著共恁講…」「啥物這 má 講這無效，恁這寡短路頭的較輸彼寡長路頭的，

人三幹二幹就起來看阿媽。恁彼口灶人濟 kah。Kám 有 toh 一个行跤到？

療養院的人攏講恁彼口灶小管仔花枝……」宣仔擔頭大門鎖咧，聽個母仔 tshoh lé 個表的。示意愛伊先莫生枝生葉：「這 má 的情形較要緊，有空無樺的先按下。」

「啥？」這一聲煞接續大聲哭。

「厝內的燈攏拍予 toh！彼紅聯攏拆掉緊咧等下救護車就欲送轉來矣。你，你去仔

店買一粒皮蛋，共講拜絞尾飯欲用的。緊去啊，哪會閣佇遐 tshāi？叫恁阿公身軀先洗洗咧，飯緊食等下足無閒咧！緊咧！」毋治指揮全場隨个隨个指派事工：「等下，叫恁阿公先連絡葬儀社，

愛個先來佈置、穿衫，畫妝！恁阿祖上愛嬌囉！

無畫予嬌，若落去了後，恁查埔祖看無合意退票就費氣。」毋治的二三个孫若像予人 hiàm 雞仔全款。

「E！發生啥代誌？」

「咱兜加一个死人？是啥人？」

「阿公的阿母？」

「咱阿公 kám 有阿母？」

「你 kám 會記得阿媽叫咱做啥？」

「叫阿公洗身軀、食絞尾飯、阿媽欲食卵……」

大道公、媽祖婆。我咧顛倒，這才是上要緊的。送出去彼日若風俗雨？人情世事嘛 tuè 咧予風雨阻擋。毋治交代袂煞規氣家己來，若是有啥失覺察去。無彩揲算盤，佇領頸 tiak tsiah 爾久。

「喂！司公福仔個某啦，」「你煩惱伊食菜食臊？出錢的人主意。無你叫個一人鬥 phinn 寡閣。」「日子共我看較嬌咧！上好是毋通落雨。時到風雨若大隨个隨个小鄙 lián 偷走我的白包看我 kám 閣有序大搵人討？」「我煞毋知這是愛看人一生的功果。阮阿母一世人 nooh-nooh，俗人無結怨。通庄頭嘛呵啗堂仔嫂。」「我代誌閣真濟咧！你好好仔處理這層。叫司公啦，菜姑唸啥死人骨頭佢都袂合理。」「你是 teh 腫領是毋？阮福仔家己穿孝衫是欲按怎辦。人緊箍箍來。閣有，日子看較緊咧。較免予雜錯人 uè-sè。」

「這 má 是八點十分，阮的服務就先到遮……」救護人員將堂仔嫂自軟床徙 uì 臨時搭的靈堂準備予堂仔嫂佇遮過氣。因兒序細攏跪佇靈前有人哭 kah 真傷心，有人懷疑這寡人哪會佇阮兜哭 kah tsiah 傷心？

毋治暫時戴一頂哀傷的小鬼仔殼，輕輕 hainn 二聲：「我一个心肝仔阿母仔…」目屎都猶未流就予個孫叫去：「阿媽，有一個人講你欲畫妝……」

「夭壽死困仔，恁阿媽免畫。是恁阿祖欲畫妝。」

「阿祖是啥？」

「困仔人有耳無喙！恬恬。」

敏仔哭 kah 欲死欲活。有對個阿母的毋甘、對個兄哥的怨嘆恰這 kui 十年來的恨。宣仔看個阿母按呢的確會死死昏昏去：「阿母仔你毋通按呢。阿媽會行袂開跔。人死了八點鐘攏閣聽有 neh！予伊無掛礙 tuè 佛祖去。」

畫妝的太太掀開圍簾對堂仔嫂講：「老菩薩，這 má 共你妝予嬌嬌。」太太話一講煞彩筆 suah 無才調通擇：「老夫人哪會 teh 流目屎？頭殼閣 khi 一并？這 kám 恁按呢安排的？」堂仔嫂的序細圍倚來靈前看堂仔嫂的目屎含佇目墘。干焦毋治倚遠遠毋敢倚過來。

恁愛有心理準備！恐驚是無法咧矣。主治醫生都按呢講矣！毋治一直想。

司公福仔想講行到這個田地矣，轉來厝裡過氣總是比做有路無厝的孤魂較好。「轉厝裡好啦。殯儀館麻煩啦。」這擺毋治也無反對：行跔到的親 tsiânn 的確較濟！就按呢救護車沿路 phe，趁堂仔嫂彼口氣猶未吞落，緊轉下寮！

聽恁哭 kah 按呢，我實在袂離 tsit 恁。毋 kú……

堂仔嫂強強想欲共目屎收起來：就共你講 buái 活囉你閣佇遐枵飽吵？

「天公仔數簿 kám 會予你濫糝來？我就共你講你莫聽毋治 teh 哭呻，你想看咧。敏仔哭 kah 按呢你心 kám 袂軟？人生親像大舞臺，苦齣有、嘛是有談諧。你 kám 無聽見恁孫這 má 放的歌？」這是宣仔恰個阿媽的約束。佇阿媽過氣的時愛放彼條阿媽思念阿公堂仔的歌。按呢阿公才通知來 tshuā 阿媽上天做仙。

我都聽見醫生愛困仔有準備，早早來轉。甘願食清心糜嘛毋願食 gīng 心飯。

「食較 bái 咧！你若貧惰喘氣？Ám 糜仔你都無通孝孤 looh。愛我講幾擺？你若閣毋聽我喙，這條路你家己去。我 buái 來 tshuā 你。」

「彼…一…日…」堂仔嫂跟 tuè 袂著靈前唱機的節奏，顛倒引起大陣囡兒的海反：「阿母，」、「阿媽」、「阿母」…

「按怎樣啦？」堂仔嫂的氣絲足薄，聽候伊吸一下大 bú 下：「恁叫我創啥？」

「阿母你閣活起來矣！」敏仔歡喜 kah ！

「我聽醫生講我差不多矣。毋 kú 恁阿爸毋予我去，閣罵我做人袂使貧惰。該喘氣就愛喘氣。宣仔，恁阿公講你有閒就閣替伊做一條歌按呢才有公平啦！」

「阿媽，」毋治的查某孫這時哭 kah 強欲予鬼掠去：「有鬼啦！」

「毋治，毋治…」堂仔嫂 hui 毋治來面前。只是毋治這 kú 面仔青恂恂。家己的跂無顧 tsit 家己咧叫喙，行袂進前。

「毋治仔，你家己看。恁孫毋捌個阿祖。」聲嗽有較大腹矣：「這就是你 gâu khînn 家的結果啊。」

「恁阿公交代的代誌愛做喔！」曲盤唱到尾聲：

等 kah 烏雲為你心頭重

等 kah 日頭目箍紅

等待一年望後冬

等待相見彼一工～～～



作者感言

陳廷宣 廚師

謝謝